

不吃炸醬麵非好漢

本周回港在京中轉的我一下飛機就給朋友打電話：「就待兩天，老地方見。」兩個小時後，在「裏面講」的吶喊聲中，我們又在「海碗居」見面了。

「論麵還得炸醬麵，皇帝百姓吃不厭」。從小到大，每次吃「海碗居」的炸醬麵，都會為了努力拌勻麵與炸醬，讓每一根麵條都能變透着油亮的咖啡色而攪拌到小臂發酸。儘管如此，只要來北京，雖然不一定會去長城做好漢，但一定會找時間去吃一碗這「費勁」的老北京炸醬麵。

老北京炸醬一定要用黃醬，老字號的更好。熱油炸好的黃醬加在煸炒好的約莫四分肥六分瘦的五花肉丁中一直燉煮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此時騰起的香氣可是鍋蓋擋不住的。

筋道的手擀麵條拌上這油浸着的熱呼炸醬，再加上五顏六色的菜碼中和炸醬的葷鹹：黃瓜絲、心裏美絲（發甜的青蘿蔔）、豆芽、芹菜、白菜、青豆和青蒜，吃來既有肉香又不失清新，彈牙爽口。不怕吃生蒜的一定要再嚼兩瓣大蒜，這一頓炸醬麵才算圓滿了。

炸醬麵相傳是八國聯軍進京時，慈禧從北京往西安城內南大街逃亡的路上聞到其香，李蓮英抬頭一看，是家炸醬麵館，慈禧吃大讚，便吩咐把做麵的人帶進宮，從此炸醬麵便在北京落了戶。

「海碗居」自詡老北京炸醬麵大王也不為過，雖不敢說是北京味道最好的，但起碼店小二用力大聲的吶喊、紅漆實木的長條檯、大理石的四方桌、吊頂的宮燈與牆上的對聯，再加上一「海碗」炸醬麵，讓食客恍如置身明清時繁華京城的感觉，已算了不起。



樂活 潘少

逢周一、三、五見報

▲北京「海碗居」的炸醬麵

西北風後的渴望

在軍旅歌曲流行中國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由作曲家蘇越作曲的《黃土高坡》同時掀起了中國歌壇西北風熱潮：「我家住在黃土高坡，日頭從坡上走過，照着我窩洞曬着我的胳膊，還有我的牛跟着我。不管過去了多少歲月，祖祖輩輩留下我，留下我一望無際唱着歌，還有身邊這條黃河。」

繼傷痕文藝之後，尋根文化成為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的文藝主流，《黃土地》、《紅高粱》、《人生》等電影與文學都聚焦大西北，對中華千年文明的反思，表達了對社會變革的渴望。在大陸歌壇率先引發西北風的其實是台灣音樂人侯德健，他率先突破兩岸壁壘回到內地。尋找創作泉源，他將西北民歌《信天遊》重新填詞改編成流行歌曲，經當紅歌星程琳演唱後紅遍大陸。繼而出現了《黃土高坡》、《我熱戀的故鄉》等內地原創流行歌曲，旋律大多採用西北民歌素材，「我的故鄉並不美，低矮的草房枯澀的井水」，直面現實思革新。西

北風歌曲旋律高亢，讓田震等內地女歌手脫穎而出，演唱風格接近台灣的蘇芮、香港梅艷芳等女歌星，張揚個性、直抒胸臆的歌風取代了鄧麗君的甜美內斂婉約。

西北風盛行時，港台流行樂已同步進入內地，譚詠麟、張學友、徐小鳳、張雨生、小虎隊等歌聲通過盒帶傳遍大江南北，擁有眾多粉絲。內地原創流行歌曲大多源自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與高收視率的電視劇。在春晚演唱《思念》一夜成名後，著名歌星毛阿敏為電視劇《渴望》演唱主題歌，該劇播出時萬人空巷，「恩怨忠卻，留下真情從頭說」，溫暖旋律將善良傾訴，為喧囂躁動的八十年代畫上了平和的句號：過去未來，共斟酌！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北京「海碗居」的炸醬麵

李澤言你好

近來有名男子引起了內地年輕女性的瘋狂熱捧。許多大城市的走馬燈顯示屏相繼出現了「李澤言你好！」或「李澤言祝你生日快樂！」的字幅。

李澤言是誰？他不是李澤楷的兄弟，不是影視明星，也不是商界或金融界才俊。他是去年內地推出的手機遊戲《戀與製作人》中的人物之一，身上集中了當代年輕時尚男子一切令人羨慕的元素：高顏值、高身材、高身家、高智商……是年輕女核心目中最富價值的白馬王子。

其實，李澤言只是一個網絡遊戲的虛擬人物。

《戀與製作人》的女主角是繼承了巨大家財的「傻白甜」，遊戲的主線便是她與四名身份、性格迥異的帥哥之間的愛恨糾纏。

「手遊」在長時間裏，主要是男性玩家的專利。像《王者榮耀》，便是專為男性玩家設計的。有一款針對「宅男」設計的戀愛經營類遊戲，也很受男性玩家歡迎。玩家可與遊戲中的美少女互動，他對她們的好惡，能決定遊戲劇情的變化。

《戀與製作人》反其道而行之，針對的是少女玩家。遊戲中四名身份、性格迥異的帥哥根據日本卡通畫風繪畫，十分「唯美」。女性玩家可與美少年互動，從而決定劇情走向。許多少女玩家把四美男中最傑出的李澤言當成是理想的戀愛對象，把一個不存在的人物想像成真實的人，與他互動戀愛。

「手遊」目的自然是賺錢。遊戲中玩家需要持續下去便要頻頻交錢。少女們自然不吝把錢花李澤言身上，手遊商也因此賺得盤

滿鉢滿。是誰瘋了？不是手遊商。他不但沒瘋而且精於計算玩家的錢包。失去理智的是那些女性玩家。這批人中竟然包括了成年甚至老年女性，她們也像少女般在四美男中挑來揀去，行為令人困惑。

不能不說，這是一款成功的女性「手遊」。只是它也培養了一批「腦殘」粉絲，她們對虛擬人物李澤言的痴迷叫人哭笑不得。這或是光怪陸離社會的一種折射。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日見報



真人真事

在虛構與真實的模糊界線裏，養活了一種近年相當普及的創作類型，所謂的「真人真事改編」。「真人真事改編」的告示，有時出現在小說的前言，有時出現在電影的片末，更多的時候，是煞有介事地強調在宣傳材料之上。

當然，令人讚嘆的真人真事改編作品還是有的，但「真人真事改編」的普及，在於它像味精一般的方便，「真人真事」可以將誇張得難以令人信服的故事，一瞬間成為了寫實，又因為是「改編」，所以可以將曲折的虛構情節，隨作者的需要加添到沒有起伏的事件之中。於是，「真人真事改編」的可能性，成為了創作者的一種誘惑，是誘，也是惑。

東野圭吾將這種誘惑，寫進了小說《拉普拉斯的魔女》。誰是拉普拉斯呢？拉普拉斯侯爵是著名的法國天文學家與數學家，在十九世紀初寫成了巨著《宇宙系統論》和《天體力學》。他曾經提出了一個假設，假設有一位智者，他能夠掌握在某一時刻之中，所有促使自然運動的力，以及所有構成自然的物體之位置，那麼，對這智者來說，沒有任何事物是含糊的，包括未來。這位智者，就成了後人口中的「拉普拉斯之魔」（Laplace's demon）。

拉普拉斯之魔，就是掌控現實與未來的魔力，而一位創作者，又可以怎樣調度當下的現實，去回應他未來的作品呢？東野圭吾將這種誘惑，推至極端。在《拉普拉斯的魔女》中，一名鬼才導演為了拍出一部可以感動人心，既離奇又真實的電影，於是在現實中自編自導了「太太自殺，子女命危」的慘案，然後再「真人真事改編」自己的悲慘經歷。

東野圭吾將創作者的慾望，寫成了故事，卻又教人想起江戶川亂步的告解：「在寫一部偵探小說的過程中，我究竟在腦中殺掉了多少男女？……而且每一種殺法都非比尋常，是盡可能陰險的、殘虐的、血淋淋的。哦，神啊，我是個多麼可怕的殺人惡魔啊！」

甲蟲滾球 米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五見報



對生活的要求

年底回國探親，父母張羅着要給我買幾隻陽澄湖的大閘蟹來嘗鮮。我婉言謝絕了。他們的一位朋友當時在場，似褒似貶地對我說：「你對生活真是沒有什麼要求」。

清代著名戲劇家李漁在《閒情偶寄》中記載：他每年都要提前存錢若干，以備秋冬買蟹解饞，家人戲稱為「買命錢」。民國時期章太炎夫人湯國梨也曾賦詩云：「不是陽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蘇州」。可見淡水蟹的崇高歷史地位。近年來大閘蟹在全國常能賣出天價，仿冒的山藥貨也越來越多，防偽標誌、掃碼核驗等花樣應運而生。不過，我對這味令老饕如痴如醉的本地美食一向可有可無，並無執念。

一來是馬齒漸長，腸胃漸弱，少年時一頓吃得下兩塊大排的強健胃口一去不返，身體也不需要補充那麼多蛋白質了。二來，我對大眾熱熱追捧的東西總心存疑慮，不知背後有否居心叵測的推手或是否「集體歇斯底里」爆發的亂象。美國大片《鐵達尼號》當年橫掃奧斯卡，票房成績驚人，粉絲如痴如醉，我至今都沒看過。三來，我凡事求簡單，怕麻煩。大學餐廳的「小炒」窗口歷來被廣大美國師生青睞，有人願意為此排隊二十分鐘，我卻覺得用瓶裝醬料炮製出的所謂中餐不值得花那麼多時間苦等。

消受大閘蟹最好的方法是活蟹清蒸，趁熱剝開，蘸薑醋食用。原汁原味，可保鮮甜。但螃蟹吃起來頗費周章。技術不熟練者如不用「蟹八件」等工具輔助，僅靠徒手操作，不免搞出「牛吃蟹」似的一場糊塗。我非魯迅，不敢說「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花在工作上」了。但不吃蟹就是對生活沒要求，吃蟹就能提高生活質量嗎？

幸福只是個人感受，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生活體驗無可複製，毋須攀比。

鉛字肖像 楊駿

逢周一、三、日見報

▲北京「海碗居」的炸醬麵

「盛代元音」這一字眼出現在著名的電影《霸王別姬》中，當程蝶衣在唱這齣戲時，舞台頂上的牌匾便寫着「盛代元音」四個大字。這部影片我已經記不清在形形色色的電影節中到底重看過多少次，但如今依然受其吸引。不用舊瓶裝新酒，酒，舊的就足夠好喝了。

《霸王別姬》時常被大劃入「同志片」的範疇，於是每當我與他人說《霸》的導演陳凱歌實則很「恐同」（homophobia）時，別人總是一臉不明所以的表情。原本李碧華的原著劇本對同性戀所持的寬容態度，到陳導這

裏，他將程蝶衣對段小樓的同性愛戀偷換成程入戲太深，以虞姬的角色愛着戲台上的霸王，將同性戀強行解釋為異性戀。更用切除「第六根手指」、把《思凡》唱作「我本是男兒郎」、遭到張公公「強暴」等一系列行為與遭遇，來解釋蝶衣是如何「被迫無奈」成爲一個同性戀的。

當然，如果我們聯繫陳凱歌的出身和創作背景，還有電影上映前後的整個中國電影市場，爲什麼會呈現出「恐同」的傾向也就不難理解了。作爲程蝶衣的飾演者，張國榮是非常明白這一處境的，他曾坦言：「陳凱歌在電影裏一直不想清楚表明兩個男人之間的感情，更藉筆倒來平衡故事裏的同性關係的情節。」然而，作爲一名專業的演員，他也補充道，「我只有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演好程蝶衣這個角色，把他對同性那份義無反顧的堅持，

近年來，香港和內地不約而同地湧起創業熱潮。「自己給自己打工」，已然成爲一種新風尚。新歸新，潮歸潮，不得不說，創業絕非易事。

有機構專門調查了香港青年創業遇到什麼困難，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訪者選擇了「欠缺資金」，佔比最高，其次是「競爭激烈」和「租金昂貴」，佔比分別爲百分之四十三、百分之三十八。除此之外，常遇到的困難還包括「無創業氣氛」、「不了解相關法律」、「推廣費用昂貴」等等。

這個調查用數據佐證了創業不易，但私以爲困難選項中少了一項：「人事

盛代元音

借由適當的眼神和動作，傳遞給觀眾。」

二〇〇二年，張國榮曾受文化界的好友小思相邀，到香港中文大學做了次講座，主題是「如何演繹李碧華小說中的人物」。他在講座中，就《霸王別姬》一片，詳細論述了導演的「恐同」傾向以及他自己對這一處境的應對。以段小樓新婚一幕爲例，當程蝶衣尋到他們第一次出演《霸王別姬》的那把劍，返回戲班叫師哥認劍時，張國榮思考了一番「到底該用哪種姿勢扔劍給段小樓？」最終他選擇讓程蝶衣彷彿用盡全身的氣力將劍從自己胸口拋向師哥段小樓，以示他內心的無力與絕望。

「盛代元音」，既是舞台上不瘋魔不成活的程蝶衣，也是熒幕下用盡心思完成演員使命的張國榮。

「回國之前，我提拔了一個日本人做副手，讓他把在日本的團隊好好管理起來，但沒想到，他拉攏了別的合夥人，不再繼續我們原來的項目，並且要求我退出。」他坦誠地說道。

其實，這樣的人事關係與創業公司的架構不無關係。許多創業公司，由於缺少起始資金，無法負擔員工工資，往往採用了「合股」的形式，雖然入股有多有少，但不免人人自認老闆，管理困難，目標也難以統一。

與內地相比，香港的創業成本無疑更高，但人事關係的困難並無地域差別

上位故事

周大福董事總經理黃紹基，當年未能考上大學，早早走入社會，他在周大福斟茶遞水清潔櫥窗，奮鬥至獨掌一店，練就一身真本事，終由學徒升爲老總，共歷時四十餘年。他從低谷登躍入理想境界的故事，對於當年輕人具啓迪作用。我們這代人，即使也像黃紹基，在一間公司做了許多年，卻未有理想收穫的，大有人在。在某公司工作時，曾見老闆常常批評幾個人，這幾人也算是老員工了，工作也不是太差，卻怎樣也得不到老闆的「歡心」，氣餒可想而知。有一人說，老闆心裏沒我，不要緊，鬧兩句由得他去，只要沒炒我，我需要這份人工養家。

說此話者學歷高有能力，知識面也很寬，不過，他有點散漫，有點自負，說這份工簡單得閉着眼睛也能做，他將大部分心思用去了其他方面，認爲自己在公司的付出對得起人工就可以了。

憑心而論，我也是做不到像黃紹基那樣，主動偷師，看他人怎樣入貨，怎樣待客，怎樣打造首飾，怎樣運作舖面，將自己朝通才方向努力，所以也就不像黃紹基那樣一次次得到晉升機會。

回想職業生涯，工作情景歷歷在目。我非常佩服黃紹基似的成功者，並非看重他們今日的高位高權，而是體會到他們在奮鬥過程中的那種「有心」，是多麼難得！他們的故事引人入勝。

記得曾經看過一個報道，故事中的主人公與朋友合資創業，開了一間餐廳，生意做得紅紅火火之際，朋友卻捲款離開，並遊說店內所有員工離職，另起爐灶，一番心血付之東流。

創業很酷，也很苦。年輕人理應勇敢追夢，但必須有充分的自我認識和事前準備，宜三思後行。

創業很酷，也很苦。年輕人理應勇敢追夢，但必須有充分的自我認識和事前準備，宜三思後行。

閃念 大千

逢周一、三見報

周大福董事總經理黃紹基，當年未能考上大學，早早走入社會，他在周大福斟茶遞水清潔櫥窗，奮鬥至獨掌一店，練就一身真本事，終由學徒升爲老總，共歷時四十餘年。他從低谷登躍入理想境界的故事，對於當年輕人具啓迪作用。

我們這代人，即使也像黃紹基，在一間公司做了許多年，卻未有理想收穫的，大有人在。在某公司工作時，曾見老闆常常批評幾個人，這幾人也算是老員工了，工作也不是太差，卻怎樣也得不到老闆的「歡心」，氣餒可想而知。有一人說，老闆心裏沒我，不要緊，鬧兩句由得他去，只要沒炒我，我需要這份人工養家。

說此話者學歷高有能力，知識面也很寬，不過，他有點散漫，有點自負，說這份工簡單得閉着眼睛也能做，他將大部分心思用去了其他方面，認爲自己在公司的付出對得起人工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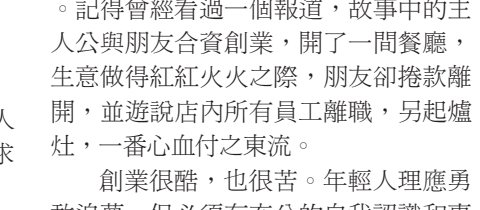
憑心而論，我也是做不到像黃紹基那樣，主動偷師，看他人怎樣入貨，怎樣待客，怎樣打造首飾，怎樣運作舖面，將自己朝通才方向努力，所以也就不像黃紹基那樣一次次得到晉升機會。

回想職業生涯，工作情景歷歷在目。我非常佩服黃紹基似的成功者，並非看重他們今日的高位高權，而是體會到他們在奮鬥過程中的那種「有心」，是多麼難得！他們的故事引人入勝。

紅塵記事 慕秋

wusupikwa23@yahoo.com.hk

逢周一、三、五見報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北京「海碗居」的炸醬麵

